

你好， 忧愁

*Bonjour
Tristesse*

[法] 萨冈 著
余中先 等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你好，忧愁

Bonjour Tristesse

〔法〕萨冈 著 余中先 等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16-8674

Françoise Sagan

1. **Bonjour Tristesse**
2. **Un Certain Sourire**
3. **Dan Un Mois, Dans Un An**
4. **Aimez-Vous Brahms**
5. **La Chamade**

-
1. Copyright © Julliard, 1954
 2. Copyright © Julliard, 1956
 3. Copyright © Julliard, 1957
 4. Copyright © Julliard, 1957
 5. Copyright © Julliard, 1965

The edition arranged with Edition Julliard, a part of the group Sa Editions
Robert Laffont 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6 by Shanghai 99 Readers'
Culture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你好,忧愁/(法)弗朗索瓦丝·萨冈著;余中先
等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
ISBN 978-7-02-011995-0

I. ①你… II. ①弗… ②余… III. ①小说集-法国-
现代 IV. ①I56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21735 号

责任编辑:黄凌霞
特约策划:邱小群
封面绘图:巫迪悠 Decue Wu
封面设计:高静芳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制 山东德州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开 本 890 毫米×1240 毫米 1/32
印 张 14.25
字 数 369 千字
版 次 2006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1995-0
定 价 49.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目 录

你好，忧愁	1
某种微笑	85
一月后，一年后	171
你喜欢勃拉姆斯吗……	241
狂乱	321

你好，忧愁

(余中先 译)

别了忧愁
你好忧愁
你镌刻在天花板的缝隙
你镌刻在我爱人的眼底
你并不是那悲苦
因为最贫穷的人也会微开笑靥
将你吐露
你好忧愁
温馨玉体的爱
爱的威力
你那喷涌而出的温馨
犹如没有躯体的妖魔
沮丧的面孔
忧愁妩媚的容貌。

——保尔·艾吕雅^①

(《直接的生活》)

^① 保尔·艾吕雅(1895—1952), 法国著名诗人。

第一部

1

在这种陌生的感情面前，在这种以其温柔和烦恼搅得我不得安宁的感情面前，我踌躇良久，想为它安上一个名字，一个美丽而庄重的名字：忧愁。这是一种如此复杂，如此自私的感情，我不禁为此感到羞耻，然而，忧愁在我看来却永远是那么高尚。我对它虽并不熟悉，但我熟悉厌烦、遗憾，甚至还有悔恨。今天，我心中好似展开了一匹绸缎，有什么东西在轻柔地撩拨着我，使我遁离了其他的人。

那年夏天，我十七岁，无忧无虑，沉浸于幸福之中。“其他人”就是我父亲和他的情妇爱尔莎。我应该借此解释一下这一可能显得虚假的情境。父亲四十岁，十五年来一直是个鳏夫；他年富力强，充满活力，无所不能，两年前，当我告别寄宿学校回家时，我不能不明白到，他和一个女人生活在一起。他半年换一个女人的速度竟使我无所适从！不过，我的禀性很快就将我引入他的诱惑圈，引入新的舒适的生活。他为人轻浮，善于经商，对事物永远富有好奇心，但也很快丧失兴致。他很讨女人的欢心。我也很快就深深地喜欢上了他，因为他善良、慷慨、快活，对我满怀爱怜。我想象不出有比他更好、更可供消遣的朋友。那年初夏，他甚至亲切地问我，他带上当时的情妇爱尔莎一起去度假是否会惹我厌烦。我只能鼓励他，因为我知道他需要女人，何况，爱尔莎不会令我们厌倦的。她是个高个儿的棕发姑娘，半为大家闺秀，半为轻佻女

郎，时常混迹于香榭丽舍大街的电影院和酒吧。她待人和气，头脑相当简单，从不装模作样。再说，父亲和我，我们那么盼望着幸福的暑假，恐怕对任何事情都不会提出异议。他老早就在地中海海滨租了一幢宽敞的别墅，那是一幢令人陶醉的别墅，有着白色墙壁，与世隔绝，自六月份最初几个炎热的日子起，我们就在梦想着它了。它建在一个岬角上，俯瞰大海，远离大路，隐蔽于一个小松林的后面；一条羊肠小道蜿蜒而下，通向金黄色的小湾，小湾尽头立着一大片红棕色的岩石，海涛拍击，浪花飞溅。

最初的几天过得实在爽快。我们热得浑身无力，半天半天地待在海滩上，在酷热的暑日下沐浴，肌肤渐渐染成了健康的古铜色，只有爱尔莎晒得发红，并且可怕地一层层脱皮。父亲做着一套复杂的腿部健美操，以求让那个与他唐璜般的禀性水火不容的微微凸臃的肚子缩回去。天刚蒙蒙亮，我就泡在清凉透彻的海水里，我躲匿于水中。在水中耗得精疲力竭，以胡乱的运动洗涤着身上从巴黎带来的一切阴影与灰尘。我在沙滩上躺下，舒展肢体，抓起一把细沙，让它呈一股黄色的柔流从手指缝中漏下；我暗自感叹道，它真像时光一样流逝，我知道，这个想法很肤浅，但具有肤浅的想法也是很开心的事。我们毕竟是在暑期。

第六天，我头一次见到了希里尔。他驾驶着一艘小帆船沿着海岸航行，结果在我们的小湾前翻船了。我去帮他收拾残局，在嘻嘻哈哈的笑声中，我得知他叫希里尔，是个学法律的大学生，正和他母亲一起来度假，住在附近的一幢别墅里。他生就一张拉丁人的脸，黑黝黝的脸膛十分宽阔，带着某种镇定自若的神态，仿佛随时准备出来保护别人，这一点我很喜欢。对那些大学生，一般我是躲得远远的，他们往往粗鲁，惶惶不安地替自己，尤其是替自己的青春担忧，他们在青春年华中总能发现悲欢离合的情景或者愤世嫉俗的借口。我不喜欢青春少年。比起青年人，我更喜欢父亲的朋友，那些四十来岁的男人，他们彬彬有礼地跟我说话，满怀爱怜，体现出一种父亲兼情人般的柔情。可是希里尔讨我

喜欢。他长得魁梧，而且漂亮，给人一种信任的美。我虽然不像父亲那样，因憎恶相貌丑陋的人而经常与一些愚蠢的家伙打交道，但我在那些外表毫无魅力的人面前，也总感到别扭，不愿接近。可是他们自认无法取悦于人从而放弃努力，这在我看来简直是天大的缺陷。要知道，我们寻求的是什么？不就是讨人喜欢吗？时至今日，我仍未弄清这种征服欲是否掩盖了一种精力过剩，一种支配欲或是一种偷偷摸摸的、不敢招认的、对自身放心和支持的需要。

希里尔向我告别时，答应教我驾驶帆船。我回家吃晚饭，一门心思地想着他，根本就没参与父亲他们的谈话。我也几乎没注意到父亲的烦躁。晚餐后，我们像往日一样，躺在平台上的躺椅上。夜空中布缀着点点繁星。我凝视着它们，朦朦胧胧地希望它们运动得快一点，希望它们坠落下来在天幕上划出一道道流火。然而，现在仍处在七月初，众星钉在天上纹丝不动。平台的草丛里，蝉在鸣唱着。它们肯定有成千上万，陶醉在熏风和月光里，整夜发出奇特的嘶叫。有人告诉过我，说它们只不过是使劲摩擦着鞘翅，但我宁可相信，那是它们的歌喉在本能地鸣唱，就像发情的猫儿叫春的骚歌。我们感到很舒服，惟有夹在衬衫里的几粒细沙硌着我的脊背，给我在倦意缠绵中带来柔和的碰触。这时，父亲咳嗽了一下，从长椅上挺起身来。

“告诉你们一件事，有人要来我们这儿。”他说。

我失望地闭上双眼。我们的生活太宁静了，但它却不能够长久下去！

“快告诉我们，是谁？”爱尔莎叫了起来，她总是那么渴望有什么社交活动。

“安娜·拉尔森。”父亲答道，说完朝我转过身子。

我凝视着他，惊异万分，竟一时没有反应过来。

“我告诉她，假如她对自己的成套服装感到疲倦了，就请她来这儿，她……她就来了。”

我从来不会想到的。安娜·拉尔森是我可怜的亡母的挚友，她和我父亲仅有极少一点联系。两年前，当我离开寄宿学校时，父亲为我的生活大伤脑筋，就把我送到她那儿。一个星期的工夫，她就让我穿戴得雅致大方，并教会我如何生活。我对她萌生了一种强烈的敬佩之情，而她却十分巧妙地将我的这种感情转移到了她身边的一个青年男子身上。我最初具备的风度，我最初的爱情皆应归功于她，为此，我应该由衷地感激她。在四十二岁的年龄上看来，这是一个极有魅力，极为难得的女人，美丽的脸庞上透出一股傲气和倦意。总是一副冷漠的神态。人们唯一可以指责她的也就是这种冷漠了。她待人和蔼，却疏而不亲。她浑身表现出一种坚韧不拔的毅力和成竹在胸的心怀，令人惶恐不安。尽管她离婚后自由自在地生活着，却无人发现她有过情人。此外，我们的社交往来也不同。她经常结识一些高雅的、聪明的、小心谨慎的正人君子，而我们认识的却是喜爱喧闹、贪得无厌的人，我父亲只求他们长得漂亮，或是逗人可笑。我相信，她肯定有些瞧不起父亲和我，瞧不起我们醉心于寻欢作乐，沉湎于琐碎细事，因为她瞧不起一切过度的放荡行为。只有那些商务工作餐——她从事时装业，我父亲从事广告业——还有对我母亲的回忆以及我的努力，才能使我们聚在一起。因为，即使她令我不安，我仍十分敬佩她。但是，一想起爱尔莎的在场和安娜对教育的想法，她此次的突然来临就显得有些不合时宜了。

爱尔莎就安娜的社会地位提了一连串的问题之后便上楼睡觉去了。我一人留下来陪着父亲，我坐到了他脚下的台阶上。他弯下腰，双手搭在我的肩上：

“你怎么瘦得只剩皮包骨头了，我亲爱的？你真像一只小野猪。我希望有一个漂漂亮亮的金发女儿，稍微再丰满一点儿，长着一双明亮的眼睛，还有……”

“问题不在这儿，”我说，“你为什么要邀请安娜？她为什么要接受？”

“也许，为了看看你的老爸。谁也说不清。”

“你不是安娜感兴趣的那种人，”我说，“她太聪明了，她太自重了。还有爱尔莎呢？你想过爱尔莎没有？你想过安娜和爱尔莎会怎样谈话吗？我可没有想过！”

“我还没有想过，”他承认，“确实，这很糟糕。塞茜尔，我亲爱的，我们回巴黎，好吗？”

他抚摩着我的后脖颈，甜甜地笑了。我转过身子，凝视着他。他那阴郁的眼中射出了光芒，几条细细的奇特的皱纹顺着眼梢爬开来，嘴角微微地向上翘着，很像神话中的农牧神。我跟他一起笑了起来，就像每次他招来麻烦事时一样。

“我的老伙计，没有你我可怎么办？”他说。

他的语气是那么坚定，那么温柔，我一下子明白，要是没有我的话，他或许是不幸的。夜深了，我们谈论着爱情，谈论着它的复杂性。在我父亲的眼中，爱情的复杂性纯粹是想象出来的。他一个劲儿地反对忠诚、庄严、约束的概念。他向我解释说，它们都是随意而定的。毫无生命力可言。这些话若是出自他人之口，准保激起我的反感。可是我知道，在他看来，这样做与温柔、爱慕并不相悖，他越是希望温柔和爱慕仅像昙花一现；越是知道它们来去匆匆，这些感情在他身上来得也就越容易。这样的爱情观令我神往：迅疾的、炽烈的、转瞬即逝的爱情。我还不到被忠贞的恋情迷惑的年龄。我对爱情仍所知甚少：只知道有约会、亲吻、厌倦。

2

安娜要等一个星期后才到。我赶紧享用这最后几天的真正假期。尽管别墅的租期是两个月，但我知道，只要安娜一到，我们轻松愉快的日子就一去不复返了。安娜习惯于给事物规定一个范围，给言词规定一个

意义，而父亲和我对这些却放任自流。她以高尚的情趣和优雅的温情作为规范，人们也不难在她突然的退缩中，在她不悦的沉默中，在她的言谈话语中领悟出这些规范。它们既催人振奋，又令人疲倦，归根结底，终究还有点使人羞愧难言，反正，我感到她还是对的。

她到达的那天，父亲和爱尔莎决定到弗雷儒斯^①的火车站去接她。我坚决不想参加这次远行。这样，父亲只好采撷了花园里所有的菖兰花，想等她从火车上下来时献给她。我只向他提醒了一句，别让爱尔莎捧着花束。他们走后，我在三点钟来到海滨。天热得叫人透不过气来。我躺在沙滩上，迷迷糊糊地睡了过去，希里尔的声音唤醒了我。我睁开眼：天空白晃晃的一片，光和热交织在一起。我没答应希里尔，我不想跟他说话，跟谁都不想说。我被这夏日的威力钉在了沙土上，胳膊沉甸甸的，口干舌燥。

“你死了吗？”他问，“从远处看，你就像一具漂流上岸的僵尸……”

我笑了。他在我身旁坐下，我的心立即怦怦地急速蹦跳起来，因为，他的手无意中轻轻地触到了我的肩膀。上星期，在成绩显著的驾船操练中，我们曾十来次落到水里，我与他互相搂着，我没有丝毫别扭的感觉。但今天，只消有这炎热的天气，有这嗜睡的倦意，有这笨拙的动作，我就感到胸腑中撕碎了什么，漾起一缕甜甜的情丝。我朝他扭过脸来。他凝视着我。我开始了解了他：他显得比同龄人更加沉着，更加有道德。因此，我们的处境——三个人组成的这个可笑的家——令他惊诧。他也许是太心善了，或是太不好意思了，竟羞于对我说出口，不过我从他向我父亲瞥去的带有仇恨的目光中就能感受出来。他也许更希望我被家庭折磨得心神不安。不过，我并没受什么折磨，现在唯一使我不安的，就是他的目光和我猛烈的心跳。他向我俯下身来。我仿佛重温到这星期最后几日我在他身边的信任感和安全感，当他那张又大又略显笨

^① 弗雷儒斯是法国南部的一个城镇。

拙的嘴向我凑过来时，我胸中涌起一丝悔意。

“希里尔，我们曾是多么幸福……”

他轻轻地拥吻我。我眺望着蓝天，随即，我只看见在我紧闭的眼脸下一片发亮的红光。炎热、晕眩、初吻的甘味和一声声粗粗的喘息，长长的几分钟中只剩下了这些。一声汽车喇叭响传来，我们像窃贼一样跳了起来。我一言不发地离开了希里尔，匆匆赶回别墅。突如其来的早归令我惊异：安娜的火车理应还没有到。然而，我却发现她从自己的汽车里走下来，站到了平台上。

“好一幢睡美人的房子！塞茜尔，你晒黑了！见到你真让我高兴。”

“我也很高兴见到你。你是从巴黎来的吗？”

“我更喜欢开着汽车来，啊，我都快累垮了。”

我带她进了卧室。我打开窗户，希望能够看到希里尔的帆船。但是它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安娜坐到床上。我发现她的眼圈略略发黑。

“这幢别墅美极了，”她深深叹了一口气，“房屋的主人在哪儿呢？”

“他和爱尔莎上车站接你去了。”

我把她的旅行箱放在椅子上，等我转过身来，我发觉坏事了。她的脸色猛一下变了，嘴唇颤抖不已。

“爱尔莎·麦肯堡？他把爱尔莎·麦肯堡带到这儿来了吗？”

我无以对答。我茫然不知所措地盯着她。这张在我看来曾永远是那么宁静，那么自信的脸，竟使我陷入了无底的惊疑之渊……透过一个个由我的话语提供的形象，她把目光停留在我身上。她终于看到了眼前的我，但马上又背过脸去。

“我本该先通知你的，”她说，“但我走得实在太急了，而且也实在太累了……”

“那么现在……”我机械地说道。

“现在什么？”她问。

她的目光饱含着怀疑和轻蔑。不过什么事也没发生。

“现在，你来了，”我揉搓着双手，傻乎乎地说，“我很高兴你在这儿，你知道。我在下面等你，如果你想喝点什么，这里的酒吧间棒极了。”

我期期艾艾地咕哝着走出房间，下楼梯时，我的脑子像一锅粥那样乱糟糟的。为什么她的脸色变得这样，她的声调这样慌乱，她的身体这般虚弱？我坐在一把长椅上，我闭上眼睛。我努力回忆起安娜以前那张严峻的、使人安心的脸：那种带着讥讽的笑容，那副显得悠然自得、威风十足的面容。今天，当我发现这张脸也同样会受到伤害时，感到激动又愤然。她爱着我的父亲吗？她可能爱他吗？他身上可没有一丁点儿东西合她的趣味。他软弱、轻浮，有时甚至很怯懦。不过也许仅仅是因为旅途的疲劳，因为道义上的义愤？我胡思乱想了整整一个钟头。

五点钟。父亲和爱尔莎回来了。我看着他下了车。我试图弄清楚安娜是否可能爱他。他急冲冲地朝我走来，脑袋微微向后仰。他微笑着。我想，安娜很可能会爱他，谁都很可能爱他。

“安娜没在那儿，”他冲我喊道，“我想她总不至于从车门中掉下来吧？”

“她正在她的房间里，”我说，“她开汽车来的。”

“不会吧？可真神了！你还不赶快上去献花。”

“你给我买花了？”安娜的声音传来，“太感谢啦。”

她走下楼梯，轻松地微笑着向他迎去，身上的长裙看不出丝经历过漫长旅途的痕迹。我忧郁地想道：她只是听到汽车声后才下楼来的，她本可以下来得再早一点，跟我说上几句话，哪怕只是谈谈我没能及格的那次考试也好啊！想到这儿，我的心情才好受一些。

父亲赶紧上前几步，吻了一下她的手。

“我捧着这束鲜花，嘴上带着傻乎乎的微笑，在月台上足足等了一刻钟。老天保佑，你总算来了：认识爱尔莎·麦肯堡吗？”

我赶紧将目光移开。

“我们大概是见过面的，”安娜和颜悦色地说，“……我的房间真漂亮，谢谢你邀请了我，雷蒙，你真是太客气了，我实在累极了。”

父亲晃了晃身子。在他看来，一切称心，万事如意。他满口美丽的辞藻，一个接一个地开着酒瓶。可是，我的脑海中却接二连三地浮现出希里尔激动的脸，安娜的脸，两张充满着激情的脸，我暗暗地自问，假期会不会就如我父亲宣称的那般简单。

接风晚宴的气氛十分欢快。父亲和安娜谈论着他们共同的熟人，这些人为数虽少，却不乏鲜明的色彩。我一直很开心。后来，安娜说到我父亲的合伙人是个小脑瓜的畸形人。那是个嗜酒如命的人，不过心地善良，我父亲和我，我们与他一起吃过几次令人难忘的晚餐。我愤然抗议：

“隆巴尔可逗呢，安娜。我见过他，觉得他有趣极了。”

“不过你得承认，他仍然有缺陷，甚至连他的幽默……”

“也许他不具备一种流行的聪明外表，但是……”

她打断了我，脸上露出宽容的神态：

“你称作聪明外表的东西只是年龄。”

她用词的简洁和明确激起了我的兴奋。有几句话向我散发出一种聪颖机敏的灵气，一下子征服了我的心，尽管我还未完全领会其本质。刚才那句话使我猛然产生了一种渴望，要去拿一个小本子，一支铅笔。我告诉了安娜。父亲哈哈大笑起来：

“至少，你倒不记仇啊。”

我不能够记仇，因为安娜不是心怀恶意的人。我只是感到她待人接物实在太漫不经心了，她对一个人的评判完全没有那种包含着恶意的精细和尖刻。因而，它们令人更难以忍受。

第一个晚上，安娜似乎并未注意到，爱尔莎大大咧咧地径直钻进了我父亲的卧室，不知她是有意还是无意。安娜送给我她的成套服装中的一件粗羊毛衫，但不让我谢她。感激之辞令她生腻，再说，我的感激话从不出自内心的热情，我就省得折磨自己了。

“我觉得这位爱尔莎很可爱。”她说，此时我还没走开。

她死死盯着我的眼睛，没有一丝笑容，她企图在我心中寻找一种必须摧毁的想法。想必我已忘记了她刚才的反应。

“对，对，这是个迷人的，嗯，年轻姑娘……很讨人喜欢。”

我磕磕巴巴地说着。她笑了起来，我回房去睡觉，神经有些紧张。我一面想着希里尔，一面迷迷糊糊地睡着了，希里尔可能正在戛纳和姑娘们跳舞呢。

我觉得我忘了，不得已忘了最主要的东西：大海的怀抱，它那永无休止的波涛，明媚的阳光。同样，我再也记不起来外省一所寄宿学校校园中四棵椴树和它们芬芳的清香；还有三年前我离开寄宿学校时父亲站在火车站月台上的微笑，这尴尬的微笑，因为我梳着辫子，穿着一条黑糊糊的肮脏的连衣裙。还有在回家的汽车上，他突然迸发出来的、暴风骤雨般的胜利的快乐，因为我的眼睛、我的嘴巴长得都像他，因为我将成为他最珍贵、最神奇的玩具。当时我什么都不熟悉；他向我展示巴黎、豪华的世界、舒适的生活。我相信，我那时享受的绝大部分快乐应该归功于金钱：飙车兜风，穿新裙子出风头，购买唱片、书籍和鲜花。直到今天，对这些唾手可得的快乐，我还从未感到羞耻。我还不能称它们为唾手可得，因为我只是听说它们唾手可得。也许我会更轻易地否认我的悲伤或是我那神秘的发作，为它们遗憾。不过，喜爱快乐，追求幸福，代表了我性格唯一协调的一面。也许我书读得不多吧？在寄宿学校，除了那些劝善感化的作品，一般的书是不读的。而在巴黎，我又没时间读书：一下了课，朋友们就拉我去看电影，我不熟悉演员的名字，使朋友们大为惊异。要不，我们就在露天咖啡座，我品尝着混杂于人群之中的快乐，饮酒的快乐，有人拿火辣辣的目光盯着你，拉着你的手，然后把你带到远离人群的地方。我们在大街上走着，一直走到家里。他把我拉到一个门廊下，紧紧地拥抱我：我领略了亲吻的快感。这些回忆中的姓名我没有记下来：让、于贝尔、雅克……对所有的小姑娘来说都

是相同的名字。到了晚上，我变老实了，我和父亲一起出去参加各种各样的晚会；都是些杂七杂八的晚会，我无所事事，玩得很开心，同时，因为我岁数小，也使别人很开心。回到家里后，父亲把我撂下，往往就去陪送某个女朋友，我听不见他回家时的声音。

我不愿让人相信他炫耀过的自己的风流韵事。他仅仅满足于不向我隐瞒这些风流韵事，讲得确切一点，他满足于缄口不言，对某个女友常常在我们家吃饭，或完全住宿在我们家的频繁活动，他一概不做是非曲直的评判……幸好这样的日子不多！无论如何，对他与“女宾”之间关系的性质，我自然不可能长期蒙在鼓里。而他无疑也一心想保住我的信任，尤其因为他不愿做吃力不讨好的想象力训练。这打的真是一手极佳的算盘，它的唯一不足，就是有时启发我心中对爱情这类东西产生的一种大彻大悟般的厚颜无耻，在我这种年龄和经验的人看来，爱情中消遣的成分多于感人的成分。我经常念叨着奥斯卡·王尔德^①那句简洁明了的格言：“罪恶是在现代世界中延续着的唯一带有新鲜色彩的记号。”我怀着绝对的信念把它当作座右铭，我如此地坚信它，我想，假如我已将它付诸实践，也不会像现在那么坚信它。我相信，我的一生将可以照着这句话仿描，受这句话启发，从这句话中会冒出一张埃皮纳尔出品^②的狰狞可恶的画像来：我忘却了死亡的时间，忘却了生命的短暂，忘却了世间美好的感情。我考虑着，要过一种卑鄙无耻的生活，这是我的理想。

3

翌晨，我被一缕斜射的阳光唤醒，温热的阳光洒在我床上，帮我

① 奥斯卡·王尔德（1854—1900），爱尔兰作家，唯美主义文学的代表。

② 埃皮纳尔，法国一地名，以制作各种各样的小图片而闻名。